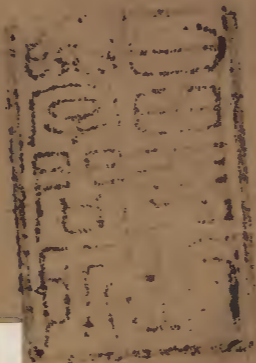


四書齋

七之九



			八	漢
			五	書
			八	門
			五	
六	七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白
二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八	
二		六	
一		五	
架		冊	號

四書廿五号
共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85
冊數	6 (3)
函號	277 197



四書斷

六季

佐野

四書斷卷之七

武塘周心吧孔瞻甫著

門人蔣光祖孝培氏參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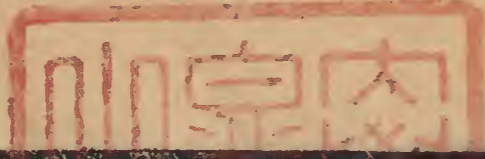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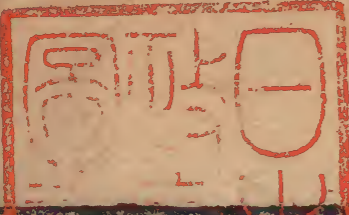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論語

子曰述而不作章

此章本自明述而不作然所以述而不作者全由於好古所以好古者又全由於信古下四字只申上四字意竊比句正以明古之當信當好故商之賢人已先我為之也不是連述也不自居的說子曰默而識之章

此章意比我非生而知若聖與仁蓋有不知等章更進一層益多識與不厭不倦夫子平素每退下來居此至於終身於識之中乃



論語

知默識之難盡終身於為誨之中乃知厭倦之難融此正是純亦不已有非聖人不能及者連平素所自居者亦有而不居故集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默識遵註作不言而存諸心看只是自得之難非幽微冥悟之說據雲峰胡氏以自得貫三句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誨人不倦然此三句總要說何有於我上而未可判斷

子曰德之不脩章

四者句句要得尹氏所謂日新意脩字即省察克治兼誠正脩言德是理之得於心者已是我有的舊物又必日日省察以防其瑕

累日日克治以去其瑕累則德乃日新矣講字即講習討論以致知格物言學必溫故而知新若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一般如所謂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是學之日新也至若看事理如何方是恰好便徒以從之則義日新矣有不善處便斬艾以去其不善復自新以從善則改過亦日新處也四箇不字正憂其不能日新

子之燕居章

此章當玩程子說把其容舒其色愉攪做一箇聖人中和之氣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此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可包鄉黨一篇

子曰甚矣吾衰章

此章聖人又把道不行之驗平素或驗之天時或驗之人事者至此直驗之自家身上來以明不能違時的意故程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可見心之無異者猶之天地不以沍寒霜殺而已其生物之心若身既衰衰之久無如何矣

子曰志於道章

四節

此章論爲學之全功不但辨志據依游之次序尤須詳志據依游之功夫道是衆理之總名凡人倫日用之間莫不有箇當由之路故志字集註兼知此而必之焉二義乃可無他岐之惑也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則已在行道之後得一件便守一件故據字集註

兼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二義乃可始終惟一也仁者心之全德據於德德字猶是逐件上理會而心之全德只是一箇天理與心爲一而已故依字集註直說到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此處游於藝在依仁之後亦無可分本末內外故集註云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分明原是心上功夫故但可說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是爲學全功也

子曰自行章

連下

子曰不憤章

合兩章集註是以前章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爲本意而以後章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爲補意上章云苟以禮

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則經文吾未嘗無四字活現矣下章云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則經文不啟不發不復三箇不字又先有一層意在前矣可見誨在聖人學須自學若不將集註融會貫通便把經文看得死煞

子食於有章 二節

此見聖人性情之正特就哀之正者言之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者哀有喪也於是日弔哭則不歌者餘哀未忘也此性情之正自然如此

子謂顏淵章 二節

用舍在世行藏在我若自家毫無箇把柄一味無適無莫無道焉

以主之不幾於隨人呼拜乎故玩白文有是二字及尹註命不足道也一句則知聖賢自有箇行藏本領求其在我行藏總是一理當行則行不必專靠時勢做去理當藏則藏不待時窮勢屈方歇手即如天壽不貳脩身以立命一般不比常人信了有命便一概僥倖不脩人事故尹氏曰命不足道也合用舍兩句看便是上律天時法其自然之運分一句看便是下襲水土因其一定之理只據現在已有這件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若夫偏於行者便不必能藏故子路行三軍一問夫子遂以兩等人辨之兩箇者字是答他誰字曰暴虎馮河夙而無悔者便是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一等人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

等人此其人亦惟平素居敬窮理故臨事懼而謀謀而成卽是行藏本領不獨是行軍一事

子曰富而可求章

此章聖人特為求富者言之富本有不可求之理然求富者何嘗顧理故不以理之是非為不可而姑以事之得失為不可不可使富而可求何消有揀擇的心如不可求何為無擇揀的心把求富說得冰冷更覺發人深省

子之所慎章

聖人固無所不慎此言三者亦在所慎之中非所慎專在三者故以尹氏說為該括

子在齊聞韶章

三句既敘事忽寫意忽述言此乃聞其音而感於心感於心而形諸歎固自一串而讚歎不盡尤在末句聞字兼情文說蓋得之於聞見之際而後知平日得之感慕者未盡也不圖註作不意

冉有曰夫子章 二節

此章唯首句冉有一問末句子貢一斷是論衛事若夫子兩答自就夷齊論夷齊竝不曾較量遜國爭國但據子貢怨乎二字則必有所指以為因事原心之說故集註釋求仁得仁句遂以遜國為斷其釋求字曰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釋得字曰既而各得其志焉則兩仁字皆指心之所安說惟即乎人心之

安便合乎天理之正故論心於父子兄弟之際苟以心之所不安者而安之便是不仁以心之所安者而猶不安之便是求仁故凡事以天理人心斷之天下乃無難處之事豈衛輒獨無人心哉

子曰飯疏食章

此章是言樂無不在非安貧而輕富貴之說疏水曲肱只形容貧窘境界與下文富且貴對照非澹泊明志之意不義而富且貴亦只形容快活境界與疏水曲肱對照不必刻論不義二字聖人又豈待不義而輕富貴乎總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此外總與我沒相干故自然如此

子曰加我數年章

此章只就聖人口中真見易道之無窮是正旨若以學者口中讚聖人學易之淺謂自謙以勉人是添入蓋易道本無窮至讀夫子十翼其道更覺無窮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即夫子所謂可以無大過者亦是摹擬加年學易冀俸語意不曾說如何是寡過至集註發明之曰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此理與道兼天理人事一串說下惟明乎吉凶消長之理故明乎進退存亡之道實見得天人一理身心皆易纔可以無大過耳易道之無窮如此豈可以不學豈可以易而學乎

子所雅言章

此章首尾俱重雅言譬如人善讀書的凡指點日用之實無非是

發明書旨不必稱引經文方是詩書執禮玩集註曰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則須從實處體認雅言不在誦習

葉公問孔子章 二節

書如此等在聖人口中須說得平常方是只消集註云未得已得以是一者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其義已足至云浚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全體貼憤樂至極貼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貼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補意

子曰我非生章

此章兩箇者字見得天下原有此兩等人一則無待於學而自無不知此其知之稟於生者也一則有待於學而因進於知此其知之得於古者也尹氏曰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推此則入廟問禮在齊聞韶正所以驗其實不徒恃平素知義理而已故夫子辭去一件退處一件好則必求求則必敏層層著鞭

子不語章

按孔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未嘗不辨理之正與不正但有不輕以答人者如南宮适問羿奡而不答季路問事鬼神而語之以事人亦其類也謝氏又補入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亦不爲蛇足

子曰三人行章

此為能自得師者說從之改之內有反求之功故尹氏引思齊內省以補此章之義按南軒張氏又補入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我師雙峰饒氏又補入或二人皆善則皆當從二人皆惡則皆當改亦無一非進善無窮的意

子曰天生德章

聖人處憂患只是一箇天字信得過故拏定得一箇大主意

子曰二三子章

此章以首句作呼下文作應一串讀下與字對隱字無不與則無隱矣吾無行行字翼註只作往字解朱子謂聖人作止語默無非

教也作與語固是教乃止與默亦是教豈非無往不與乎按朱子

釋予欲無言章曰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釋顏子亦足以發曰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可見聖賢言道言教言學未有不包動靜語默實實從日用行事處立脚竝無幽微冥悟之說故集註無不融貫

子以四教章

此章見聖人之教未嘗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理一而已文所以窮此理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忠信所以實具是理於心但忠是心之體其所存無一念之不盡信是心之用其所發無一念之不實四字當貼下學工夫說

子曰聖人章 三節

此章前兩節以學質對言學有安勉質亦有厚薄皆有思其次以期上達的意章末夫子獨申明有恆所以難見之故則朱子亦獨提有恆爲入德之門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人者也推此是以有恆爲作聖之基而四者遞進經文原有此意非扭合也有恆主實心說與下文所謂虛夸相反亡而爲有三句非謂亡虛約爲人之恆而以爲有爲盈爲泰爲無恆蓋有恆者本是箇未學之人必須循序漸進足於此而後可通於彼故未學之人不可妄爲既學以後之事如本未有諸已而爲有之狀本未充實而爲盈之狀本尚寡少而爲多之狀是皆過量之爲豈能持久故曰難乎有恆矣

子鈞而不章

凡聖人不可及只在最平常處此章集註不曰是聖人之本心而曰此可見仁人之本心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生者卽本心也推此如相師之道傷人之問卽不以夫子之聖其待師冕其問廐焚亦是宐然故此二句猶之天地不以沍寒霜殺而不復見天地之心王者不以議獄而無緩死之意也

子曰蓋有不知章

嘗參看我非生而知若聖與仁吾有知乎哉及蓋有不知而作四章俱是辭去一件退處一件而其實文義截然是四樣我非生而

四書章句 卷之九 九
章是言我不是生知的人只是學而知的人若聖與仁章是言我
未是工夫已到至極地位尚在做工夫時節我有知乎哉章又單
提吾所以誨人不倦者不是無不知故其應不窮只是樂於告人
故無不可告之人至於蓋有不知而作章集註謂不知其理而妄
作是就不好的說其所謂不知者即照下文看或不必要其聞見已
經又不必要其聞見中果能擇之識之以窮其理而竟師心臆斷自
矜能作則妄作而已此章既為無知妄作者而發便重致知要緊
致知當從窮理入手故聖人見得吾心之理自在天下則收之間
見者不可不多而天下之理又即在吾心則聞而知者不可不擇
而從之見而知者又善惡皆當識之知雖在心但從聞見得來非
不思而得故曰知之次也此處聞與見但分古今俱兼言行不可
泥聞是言見是行

互鄉難與章

二節

惟聖人不為已甚故只一童子見而忠恕待人不追其已往不逆
其將來類如此此潔字甚恕一念悔悟便是潔不係猶言不逆

子曰仁遠章

此章專為遠仁者發故用反喝起蓋仁者心之德心即是仁則不
可以遠言并不可以至言故日月至焉至字是主學者工夫說故
有至之時便有遠之時欲仁仁至至字是主人之本體說則欲之
斯至何疑其遠此欲字是省察的意非理欲之欲雙峰饒氏謂須

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遠仁也此即苟志於仁章朱子所謂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同一補法

陳司敗章 三節

此章夫子一答司敗之問一答巫馬期之告皆天理人情之至非微辭也蓋司敗初以昭公知禮為問原未嘗明言不知禮處自空對以知禮及退而議其後巫馬期以告固不得以娶同姓為知禮則不得以知禮之對為非過是真幸其有過人必知之也曰苟有過是就平日大概說畧不粘黨與不黨蓋天下唯臣子於君父講不得道理若但知有直躬而不知父子但知有不黨而不知君臣此正是亂臣賊子根苗處也

子與人歌章

集註欲得其詳而取其善喜得其詳而與其善取與二字即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的意蓋專為要與人為善故一歌之善而所以取之與之者亦如此

子曰文莫章

此章文字因與躬行對故集註作言字看曰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則通節作一句讀兩箇吾字抑揚貫串躬行君子四字是一箇做成的君子名目言猶易而躬行難言猶緩而躬行急所以要勉其實也先其所難務其所急正是實處

子曰若聖章

集註釋聖字謂大而化之釋仁字謂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則聖
已是工夫盡頭處仁已是本體完全處無可再加工夫了乃夫子
尚把來作工夫做去若曰吾尚爲其事豈遂可謂已到此地位不
知但說箇爲之誨人則人猶可學若不厭不倦則非已有此仁聖
者不能矣故在夫子看此二句則以連上二字爲工夫在公西華
看此二句則以連下二字爲至極卽如發憤忘食三句在夫子但
自言其好學之篤在體認聖人者視之則憤樂兩件便是聖人之
全體忘食忘憂便是聖人之至極不知老之將至便是聖人之純
亦不已故其集註曰淡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
非聖人不能及者而此處集註亦竟提不厭不倦四字爲弟子不

能學是亦主至極處說凡集註減字增字莫輕忽看過

子疾病章

聖人無事不以理斷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則素行合於神
明便是禱之理故夫子只是論禱不淡非子路

子曰奢則章

此章是救弊去其所重如與奢寧儉猶就禮之弊較量重輕此又
從奢儉之弊極言其利害其意與麻冕章畧同

子曰君子坦蕩章

白文坦字長字集註換了常字多字尤爲明快胡氏曰循理役物
乃蕩蕩戚戚之所由是補本文上截的意君子唯循理則見得天

四書章句 卷之十 卅
下事可得可失皆理之自然故常舒泰小人唯役於物則見得天
下事凡有益於我者必欲盡取方快凡有拂於我者必欲盡去方
安刻刻是患得患失故多憂戚

子温而厲章

此章是就容貌之間寫聖人一箇全體德性蓋人之德性本無不
備非聖人所獨但一雜於氣質鮮有不偏偶偏於温或失其厲偶
偏於威或失之猛偶偏於恭或失其安唯聖人純然是德性發見
故其見之温威恭者自然中節下一件只在上一字內看出不待
取下件爲互相足亦不待防下一件爲交相養此方是聖人氣象

子曰泰伯章

泰伯讓天下在當時實無其事所以民無得而稱其說皆從後面
已成之事推原出來遂有因此把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前後聖人
之心遮遮揜揜不光不明贊了這箇便傷了那箇此由以俗人心
腸論聖人之心以三代後事揣摹古聖人事則毀之固非諱之亦
非也故朱子直以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爲斷蓋書言太
王肇基王迹詩言實始翦商素有定論又何疑乎泰伯之讓天下
耶所謂至德正從泯然無迹中有行之得於心者故民無得而稱
焉若通攷金氏熊氏皆辨詩人之言爲假設張大之詞姑取其王
迹所由始耳太王實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則當時商周寢衰寢興
之勢詩書之文概作傳疑乎殊不必

子曰恭而無禮章

據集註節文二字似四者有餘不足皆失之然勞蕙亂絞還在過處一邊禮只是恰好合理處得中便住

君子篤於節

此節據外註吳氏說自為一章與上文不相蒙而與慎終追遠章相類是重率先不重治效蓋興仁本於親親不偷本於念舊而親親念舊又必由君子做起故則字意重上截

曾子有疾章

此章曾子口中只為門弟子警所以不虧體之難尹氏又推廣到虧行辱親是教孝的意

曾子有疾章三節

此章集註原本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改本以三者為脩身之要為政之本驗字則工夫全在平時存養尚欠箇臨時省察故改為要字則存養在未動未正未出之先省察在方動方正方出之際兩件工夫原無斷續便無頃刻之違其脩身之要又即是為政之本故君子一身其先必有脩身之所出其後必有脩身之所致一差則先後皆差不止是一身受之也所謂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是曾子之本領集註謂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在此三事而已則末二句舉籩豆一事便包凡非君子所重者在內君子對孟敬子指為政者說

曾子曰以能章

此章是曾子追寫顏子一箇幾於無我的心只是物我之間不見我之有餘人之不足亦不見人有不是我獨自是不但是謙虛下問能有所忍之說集註把以能問四句對犯而不校一句似長短不敵然細玩上四句其意原相承如一句蓋天下義理無窮以大共為量非以人已為量苟自見為能便見得人之不能苟自見為多便見得人之寡若顏子所以以能問不能者惟其心有若無故也所以以多問寡者惟其心實若虛故也能即是有多即是實下二句即推原上二句是四句亦如一句總是一箇物我大同的心忘其在我則無不可取諸人忘其在人則無不可加諸我且不見

人之有犯何庸我之有校

曾子曰可以章

此章集註雖以可託可寄言其才不可奪言其節然才節原少不得一件三句亦拆不開故大節不奪句貫上二句總以一箇也字收煞天下亦有才非君子節非君子或倖而成託孤寄命之功或激而為大節不奪之事而其實非可以託可以寄不可奪之人者故與字也字鄭重斷之此君子非有學有守者不能雖兼才節尤須本之慎獨方像曾子說話

曾子曰士不章二節

此章是曾子從身體力行言求仁工夫非空言仁道之大亦非於

仁之道徒知之而遂謂任之也故從士說起弘毅二字便是全體而不息者六箇字首節雖未說出仁字正是求仁的本領第二節是首節註脚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士者於此心本體不可分毫虧欠不可一息間斷故集註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卽全體之說曰此志不容稍懈卽不息之說惟實實身體力行方真知此任之重實實不容稍懈方真知此道之遠若未經擔當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遠與不遠乎集註釋弘毅曰寬廣曰強忍新安陳氏又分作四義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闊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看字義更細而體貼白文又是弘而兼毅非平對

子曰興於詩章

三節

志據依游以用功言興立成以成功言當看註中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皆得力處也蓋學者一生得力處其初必有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到此時知其於詩上得力其中必有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到此時知其於禮上得力其終必有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到此時知其於樂上得力集註釋立於禮曰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大全新安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已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遜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爲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釋成於樂曰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吝滓故學者

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蓋言興於詩是知之事成於樂是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是行之熟故曰仁熟邪穢謂私欲之汚染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之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跡故曰此學之成也

子曰民可使由章

此章當遵外註程子說可使不可使猶云能使不能使此言民之質分固然非上之人有愚民之術而不使之知也照註由貼理之當然知貼其所以然其理之當然者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之禮樂刑政亦不過使民由之而已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

之性豈能盡使知之乎

子曰好勇疾貧章

此章推原亂之所由便要有心治安者知其所以然之故一箇疾字是自為亂一箇疾字是致之亂天下不能無好勇不仁之人此須善為安頓以制於未萌若既好勇而又增了疾貧便不暇顧義而思以自逞矣若既不仁而又疾之使之無所容此所謂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

子曰如有周公章

此章為恃才者發凡有才者必有德以居之始不驕吝故程子補出周公之德來驕且吝且字又重在下一件故朱子云驕者吝之

枝葉吝者驕之本根蓋惟吝在我便欲我有你無所以驕也其餘
卽指才言以見使驕且吝雖才美如周公亦不足觀況無周公之
才而驕吝者乎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

子曰三年學章

此章是重爲己之學不是以三年贊學之久三年後便可至於穀
蓋凡學者只是其本意不爲求祿而學則毋論得祿不得祿而其
學已是箇古之學者其人已是一箇君子儒此不但非先有求穀之
心而後學并不因學而或分心於穀故曰不至於穀是知之明而
守亦固所以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章

二節

此章舉要只是有學有守兩件乃集註於首節八箇字說得反覆
錯綜曰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又曰然篤
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
而已是兩句各以四箇字反覆相因此分言學守具足之說也又
云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又須能至死不變方
見篤信之效能推移以善其道方見好學之功是兩句中又合八
箇字上下分頂此合言學守相成之說也此意在首節不可不辨
但側重然字轉下一說若次節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句句只是見
得明守得定自家有箇主張方是有學有守的君子此節是正面
末節兩箇恥也不過是無學無守毫無本領的人所以可恥此節

是反面特言出處而去就在其中

子曰不在其位章

此章不必兼朱子以下不侵上從庶人說起范氏以上不侵下從天子說起爲廣該之論只消說國家立政用人自有分守但使其位者各不相諉不在其位者各不相侵則政有專司人思稱職兩得之矣不然便開了許多事外橫議門戶角立活路

子曰師摯之始章

此章是夫子追思正樂之時見樂之美盛周衰樂廢雖其聲音亦失其初矣故夫子說樂每主聲音說夫聲音之道苟非得司樂者按律諧聲相與釐定何由正樂所以有懷於師摯在官之初按儀

禮樂凡四節第一節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王歌鹿鳴之三所謂升歌三終此專歌也第二節卽此工歌鹿鳴之三而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所謂笙入三終此專笙也第三節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而笙間由庚歌間南有嘉魚而笙間崇丘歌間南山有臺而笙間由儀所謂間歌三終是間歌間笙也第三節之終第四節之始乃歌與笙竝作人與器交協而歌關雎三篇歌關雎則笙以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以采芣合之歌卷耳則笙以采蘋合之所謂合樂三終此其亂也故樂至關雎而始盛非謂至此猶盛以該前此皆盛之說可見樂正以後詩必配樂無殘闕無失序其聲容之盛雖以之象功卽以

象德故一詩之首篇樂之卒章皆以關雎始終焉

子曰狂而不直章

此為氣稟既偏而氣習又不美者說凡好高者必率直無知者必謹厚無能者必信實則知其有一件病痛尚有一件好處若并無了原來這件則真棄才矣

子曰學如不及章

此章是形容學者之心如字猶恐字無兩候亦無兩念若見得既及後而恐失之便似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分已得未得為兩截了惟是既勇往向前如不及一般而其心猶恐果不及而失之則是又要上前又怕落後總是一箇心無一刻可姑待

子曰巍巍乎章

此節作一句讀巍巍就心上說於不與焉見其巍巍不是說巍巍乎有天下也有而不與無可形容蓋舜禹本無天下乃一旦以天下與之若素所自有而不加毫末即一旦以天下任之若素所自任而不動幾微此唯有大於天下之量故毋論有天下不有天下全與他不相干一般若說是輕天下如許由一流人則猶然以天下動其心矣天下於我何與而辭之讓之

子曰大哉堯章二節

首句冒通章意堯之德其不可名與其可見者俱包足在為君二字唯天為大當讀至焉字煞一氣貫下則天無名主德說唯德同

乎天故其所以大者民無能名焉此是堯之德無能名不是民之無能也下節成功文章非又增出可見者贊之只是所可見者唯成功文章而已而其德終無能名也雲峰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一也此乃形容得切實不同影像之說

舜有臣章 四節

此章俱是記者記體前三節是先引舜武之事而以夫子言才難斷之末節是先引文王之事而以夫子言至德斷之各自有案有斷不必將才德二字牽纏若說到周才不及唐虞周德不遜唐虞此乃後儒識見非書旨蓋首二節便為唐虞之際四句伏案則才

難一節正為舜武而發謂得人如舜武而舜不過五臣武雖云十人而其實止九人則古語才難誠不誣也此俱是才難說話但因唐虞之際以下文義注重十人不足一邊故集註云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斯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必補出夏商皆不能及方接得有婦人焉二句以斷才之難得耳何嘗有繼治戡亂之感要後人回護末節竟是引斷至德的話其所以連而及之者見周之王業成於人才而周之所以王本於世德凡夫子之言出自記者便不必拘定是同時之說強為牽合

子曰禹吾無章

此章當遵雲峰胡氏主執中說方與集註豐儉適宜相合考亭釋中庸用其中於民曰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量度以取中則知此處註所謂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是卽小大厚薄之類無不執中之意非飲食三句是約畧言之句句合兩件說則句句從無間然看出不是專以此六件爲無間然蓋事有豐嗇而心無豐嗇則隨舉一事而無間然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則推之事事而無間然也首句說下是因心以徵事末句繳上是因事以徵心

四書斷卷之七終

四書斷卷之八

武塘周心屺永瞻甫著

門人蔣元祖孝培氏參訂

論語

子罕言利章

此章玩兩箇與字則下二件與罕言利另是一意利是人欲日淡處一志於此則趨向便難挽回命與仁是天理渾全處遽期於此則工夫無可下手故聖人未嘗不言只是罕言蓋天下有兩等人氣稟下則惑於利害此不可輕與之言利者也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此不可輕與之言命言仁者也集註釋命字曰理微則純以理言釋仁字曰道大則主心之全德言不必把利字串下

達巷黨人章 二節

此章是記孔子教門弟子之意非辨黨人說話在黨人本譽孔子之博學却又惜其不成一藝之名則彼所謂博學亦猶太宰所謂多能原不曉得聖人之學聖人之大也至夫子聞之則為門弟子正言之把執射執御當了學字以示學不在高遠又把執御換了博字以示學不貴驚多是所以教門弟子者也若說到道無不在專務用志不分像了承蜩呆守等說便非孔門一貫之旨

子曰麻冕章

此章上節輕下節重麻冕一說是制度節文之細三代所謂所損益者是也拜下一說是三綱五常三代所謂因之而不能變者是

也故聖人一從一違乃處世立身或以變易為時中或以不易為時中者

子絕四章

絕字註曰無之盡此即鄱陽朱氏所謂天理之純純字純則四者自毋故毋非禁止之辭四者集註已分事前事後兩截又細分之入唯事前先有箇私意便不能隨事順理而期必生矣是又起於意而行於必也人唯事後尚有些凝滯便不能大同於物而我見重矣是又留於固而成於我也存疑謂只是一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耳

子畏於匡 三節

此章集註云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道是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是道之文此卽憲章文武所謂近守其法者是也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其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

太宰問於子貢章 四節

此章四段記言俱爲多能而發在大宰是重多能一邊看得聖字淺由其說將使人專務多能在子貢是重聖一邊看得多能輕由其說亦使人兼務多能在夫子大宰知我句是辭聖字而寧居大宰所謂多能我少也二句又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君子多乎二句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并記牢言以申少賤多能之說兩箇故字見多能自有箇來歷非多能而聖亦非聖又多能總是多能非君子所重

子曰吾有知章

凡夫子先謙去一件者大概是因人譽已故以此喝起其下文便分解這件如若聖與仁我非生而知等章俱如此說法此章本是一樣蓋人以聖人爲無不知者只因見他誨人處其應不窮遂以爲其知不窮耳故夫子特把這件分解若曰吾所以誨人不倦者竝不是以吾之有餘給人之不足也凡人無論智愚苟有一問各自有箇終始本末上下精粗在內我特就其兩端竭焉故無不可

告之人無不可告之間只看集註云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以十三箇字釋白文十八箇字一氣讀完全節方見本意最可笑是把鄙夫亦作是無知把空空便作大家無知不知說甚麼

子曰鳳鳥章

鳳鳥兩句是聖王不作之驗又卽是無人用我的驗故曰吾已矣夫其意俱在言外

子見齊衰章

此章是寫完全一箇聖人之心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唯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

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少字或作坐或作年少於我皆可總是聖人之心無時不然便無人不然便了上見之二字包下見之過之

顏淵喟然章 三節

此章雖照集註言道言教言學截然三段然首節喟然一歎正是到欲從末由時故發此歎歎卽歎夫子之道不是泛論道體是淡知之言與影象之見不同故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淡知孔子而善學之胡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則三段實歸重在善誘一節歎道時正爲有箇善誘

在後善學時正爲有箇善誘在先也按朱子過關之喻另作三節看仰鑽瞻忽是顏子用功第一關顏子天資明健故其始視道若無不可及無不可入無不可專一得之及述其先難之故竟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真知其無窮盡無方體而已夫子恐其無箇入手次序從何依據於是循循善誘教他從博約做去遂引過了第一關此處博約二句要貼我字顏子就自家身上體認出來惟我實有致知格物者一本而萬殊故不論古今事物博之無一非文我實有克己復禮者萬殊而一本故雖分視聽言動約之總只一禮此顏子所以心解力行知行並至說之淺而欲罷不能力之盡而既竭吾才向所見爲無窮盡無方體者至

此所見益親不外日用行事之間而道無不在故曰如有所立卓爾此顏子用功第二關也到此時凡所謂思而得勉而中者工夫已盡若欲不思不勉已無可著力唯有俟其自化此又一節也

子疾病章 三節

天卽理也理無大小天下只是一箇理差不得斷斷無可假借故凡不當有而有與不必然而然皆非當然之理則皆是欺天也子路平素察理不精往往強不知以爲知苟非知至如何能意誠有一毫不誠便是行詐故曰久矣哉由之行詐是指平素言大葬道路等字不必泥集註不當有不必然六字了然

子貢曰有美章

此卽是用行舍藏之理但就美玉論則當善其所由沾耳只一待字便見得一定之理原有自然之運在內故聖人上律下襲雖處一事無不兼該于貢求字便偏一邊去了

子欲居九夷章 二節

此特存君子能變俗一說然言外亦須得有用君子者

子曰吾自衛章

自衛反魯是正樂之由便有許多攷訂雅頌得所是樂正之驗便有許多脩明凡古詩皆是樂章樂必配禮詩必配樂故正樂必須正禮正詩必須正樂各得其所不但奏之朝廟分別卽雅與雅其朝有天子諸侯之別頌與頌其廟有天子諸侯之別只看集註本

周禮在魯說起便見得定禮正樂總屬一事

子曰出則事公章

此章是聖人見庸行之難非謙辭上二句兩箇則字見得人之身心必使時時皆有所制下二句兩箇不字又見得以禮制心者無事不然蓋謂日用動靜之間時時事實有難盡處故曰何有於我

子在川上章

此章說逝者暗指道體斯字方指水一觸目便逝了故曰不舍下四字卽申明上句集註云與道爲體蓋言道無形體特指其可見者在川流不是認川流卽道體也道字只是箇理字天下只有一

理隨處發見任氣化流行而氣有消息理無消息故此不舍晝夜者雖眼前頃刻變換而理終萬古不易夫子會心指點便見得完全全只此逝者便與古今之運同只此川上便與天地之大同故欲學者時時省察其本然之體而無毫髮之間斷也識得本然之體則知天理流行賦予人物之機無須與止息者大概如斯矣此與中庸鳶飛魚躍一節程子皆說其要只在慎獨正發明標的處有謂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一貼費字一貼不舍字但一分別恐指點道體有漏

子曰吾未見好章

此只說好德之不誠凡人天理發見處每不能敵人欲橫流之勢

此兩箇好字所以不同

子曰譬如爲山章

此章譬如二字原非泛說故集註竟以學者言之吾字緊頂上止進二字來非在吾而不在人之說蓋謂吾要止不必其時窮勢屈方歇吾要進不必其依傍時勢方做是皆聽於吾不聽於事之可否難易也卽如人心悔吝之介其作聖作狂只在一念轉移此亦吾止吾往的意

子曰語之而不章

顏子本領只是箇明與剛集註曰心解是由明睿來曰力行是由剛健來輔氏又以心解爲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以力行爲行

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此更說到知之至行之盡處在本文口只不惰二字而層層發明便寫出一箇顏子好學本領又玩集註此處以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形容不惰於孟子如時雨化之者又以孔子之於顏曾釋之彼此互相發尤為曉暢試移心解力行二意解時雨化之尤勝於空描集註之不可忽如此

子謂顏淵曰章

進字即上章不惰二字止字即上章惰字但上主受教說此主為學說唯正當方進而未已所以可惜

子曰苗而不秀章

此章意重學必至於成凡物之生其得之乾知者特資其始耳如苗自苗而秀自秀而實若無坤能何以成物故學未至於成正尚少許多成就結果工夫兩箇有矣夫是歎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豈不要自勉

子曰後生可畏章

此章意重及時勉學專警後生集註曰年富力強年富則積學之日有餘力強則積學之功有餘焉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但恐年不常富力不常強忽焉無聞便忽焉不足畏也已後生可不勉乎若泛論學者勿謂四五十便甘自棄

子曰法語之言章

此章為聽言者發在進言者至不得已而為法語不得已而為異

與之言其所爲言者止矣法語之言而不得不從與與之言而不得
不說其所以致言之效者亦止矣若夫改之繹之是在聽者而
言者無能爲了可惜能改能從其心亦有一時能見其過處只少
箇內自訟工夫便不能斬艾自新此諍臣義士千古恨事
子曰三軍可奪章
此章是教人立志非以三軍匹夫論多寡只以志之在人在已辨
可奪不可奪志在已如何奪得若可奪便非志矣故李密云舅奪
母志非也果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章 三節

此章只消把集註前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

可以進於道矣後云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
兩句作一串讀去則白文何用不臧是爲可以進於道者言之何
足以臧是爲不復求進於道者言之前後照應其義了然又須知
子路是箇勇行好進的人終身誦之其病亦與冉求之畫不同只
是守有餘而知不足便不知義理無窮故夫子要他因其已知者
而益窮之非遂駁不伎不求欲子路脫盡自家根器也呂氏曰貧
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此皆從恥字來故不恥二字全在心
上去得乾淨

子曰歲寒章

此章如詩家比體然後知三字是追恨語意松柏平素不求人知

人亦平素不能知松柏及知之而歲已寒矣松柏何樂乎歲寒歲寒而後知又豈真知松柏者耶外註謝氏說欲學者必周於德此又爲松柏勵之

子曰知者不惑章

此章知仁勇之序以學言後君子道者三先仁後知勇以道言集註三箇故字當玩不惑不憂不懼必根知仁勇來方有根本故學者必務進德以求至乎明足以燭理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非可強鎮惑憂懼字義俱主心言

子曰可與共學章

此章以學字爲挈領到底是學之所致三句可與連未可與成句語勢墜下是因其所已然勵其將然之說其淺淺生熟不但未至乎此者未可遽至於彼卽方至乎此者亦未可遽至於彼也聖人說箇共學若不是求道所學何事只是人亦有知爲己工夫而志於學矣其或於彼於此如東尋西尋不能勇往一條正路故曰未可與適道卽適道矣其或擇善而未能固執如只管走去無箇立定脚跟地位故曰未可與立至可與立已是知行兼到學幾成矣然尚未至精義入神地位猶但可以不易爲恆未敢輕以變易爲恆故曰未可與權此權字是由共學說到極處不專主處變事說卽如夫子自敘亦從志學起直說到從心不踰矩的意非漢儒反經合道之論玩集註云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蓋義當輕則輕亦是

經義當重則重亦是經權字脫不得義字不可看經權是兩件若說反經而後合道不幾於猖狂自恣乎

唐棣之華章二節

此章夫子特借詩人之言發明思字之義以破一遠字不必分割詩自言思其人夫子自言思其理蓋詩者思也若謂不必爾思而室是不遠則看得易了若謂豈不爾思而室是遠則看得難了此詩之所以當逸也故程子竟發明夫子未字之義謂思則得之是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不思則不得是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

鄉黨一篇總斷

程子說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云身子謂渾身是心也非方寸之說身只是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敬一箇敬處處周到謂之主一無適不是以一無所適謂之主一故鄉黨一篇集註凡十六箇敬字泛應曲當此所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天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唯聖人不獨於理一處不差於萬殊處亦不差毫末故孔門諸子審視而詳記之正是洙泗正傳彼異學每輕言箇聖字却欲專說上截判心與迹爲二明道程子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乎故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孔子於鄉黨章二節

此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此言貌不分兩件本文但有言字恂恂如卽串下形容似不能言的貌唯謹爾卽連上形

容便便言的貌集註曰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亦單釋似不能
言曰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詳問是為禮法之所在極言
是為政事之所出詳問極言而又不見放肆此皆就辭氣中兼寫
容貌也玩其在二字又承上作一筆寫下

朝與下大夫章 二節

此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朝字提起下文分事上接下
看上大夫下大夫以君視之皆下也不以上大夫為上此處集註
釋侃侃曰剛直釋誾誾曰和悅而諄補一諄字則和悅者非詭隨
矣君在方指事上踧踖如只形容恭敬之心與與如即恭敬時的
威儀聖人自然恭而安故每合兩句寫

君召使擯章 四節

此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據勉齋黃氏以色勃足躩為被命之初
揖與趨進為行禮之際賓退為禮畢之後分三段看君命當敬而
兩君交好尤大禮所關故其敬之所形顏色容止之變如此夫子
時為中擯其傳君命而出則左其手以揖末擯其傳賓命而入則
右其手以揖上擯揖是拱起手而以命付之此乃為擯所同獨是
手動而身不與俱動衣之前後原襜如則其容不同處也君既延
賓而入擯從其後其趨進亦為擯所同獨是疾趨之時而其手依
然張之拱之端正美好此輔氏所謂造次必於是者正為急遽時
言之也賓退是就館未是辭歸其國大全朱子曰賓退主人送出

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復命曰賓不顧矣則君敬乃紓也

入公門章 五節

此記孔子在朝之容其始終無不敬者照勉齋黃氏以入門過位升堂下階復位分五段看如不容即連上鞠躬如形容敬之至非兩意立與行亦入門時事人臣即一立不敢當尊即一行不敢不恪亦禮當如此中門之說雙峰饒氏曰中間有闌兩傍有棖棖是大門兩傍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間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箇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為右入以闌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闌之中但挨闌傍而行

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尊故立亦不中門過位是人君宁立之處此是外朝又為治朝君雖不在過之必敬饒氏曰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屏制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猶所謂邦君樹塞門也升堂是內朝更近至尊其他鞠躬如固夫子敬君之常此時雖攝齊以防傾跌而猶然鞠躬致敬則尤難之至於人之一呼一吸即陰陽動靜消息之理無一刻間斷如何屏得乃心愈敬則氣愈肅曰似不息者以此形容敬之至蔑以加矣出字根升堂來不對前入字降一等自與沒階對逞字連怡怡如為句趨字連翼如為句合下

階之始到下階之盡寫做一段復其位另作一段收煞蓋直到復其朝班之位而踧踏如故則豈有一時一事不敬者乎

執圭章 三節

此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據白文是以執圭享禮私覲三段爲命聘之禮非別有聘禮以別於享禮私覲聘只是使大夫以命圭通信事畢仍以圭退還使臣是聘禮已畢而後行享禮復獻圭璧庭實此圭璧乃是琮璜皮幣之類皆謂之庭實非命圭矣此已
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也至享禮畢又自以私禮見鄰國之君曰私覲若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私見故私覲亦命聘內事此又是第三次見其君也執圭直從命聘之始說起一執之後凡其躬其

手其色其足皆爲一箇執字寫照如不勝卽足上鞠躬意按曲禮執天子之圭則上衡諸侯之圭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魯諸侯也過上則疑於尊猶之魯之郊禘非禮矣過下則疑於卑猶之祿去公室矣故高不過揖卑不過授執圭之禮然也戰色吳氏比之臨戰而懼以爲莊而且惕如有循卽形容踧踖非二意此處已把一箇敬謹之心澈內澈外說到無可加處故下兩段猶所謂禮以和行而已集註釋有容色曰和也釋愉愉曰則又和矣此和卽在敬之中故在聖人只是無不敬

君子不以紺緌章 十一節

此記孔子衣服之制除錯簡寢衣一條凡十條每條自爲義只看

章內幾箇不字幾箇必字可見事有不當然者聖人便有所不爲
事有必當然者聖人便有所必爲紺緇恐其混於齊服練服重喪
祭也紅紫惡其不正也此二條翼註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
相對夏葛有裏衣不以當暑而不謹其內也冬裘有外衣緇衣以
朝素衣以聘黃衣以蜡禘之必稱其色也褻裘可長而右袂可短
因事制宜也狐貉之宜於私居因物制宜也此四條翼註以時字
作主以夏葛與冬裘相對別於居喪佩雖細必飭也別於朝祭帷
裳甚重不可無辨也此二條翼註以備所當備省所當省相對弔
必變服吉凶之異也吉月必朝不以致仕去禮也此二條翼註以
弔致其哀朝致其敬相對

齊必有明衣裳 二節

此記孔子謹齊之事齊亦是誠之至處故內外皆一日則明衣夜
則寢衣必變食必遷坐無所不謹誠之至也

食不厭精章 十節

此記孔子飲食之節唯節飲食故章內純用不字凡十段亦每段
自爲義不厭者聖人不過求於物亦不矯異於人食饘一段謂皆
足以傷人亦人人慎之割不正二句以類推之是可以正而失之
不正可以得而失之不得故謹之也肉制其多酒制其亂非惟養
身且以養德故皆節之也沽酒市脯若不知而食是倖其無傷冥
冥決事也不必撤者卽一薑可以不撤不求多者凡食可以不

公之胙肉家之祭肉禮當分賜則賜之猶有祭之心也食非語之時寢非言之時聖人存心不他慎言語猶之節飲食皆頤之義也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一飲一食不忘報本之誠爲飲食言之非爲祭祀言之也

席不正章

集註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意無不該

鄉人飲酒章 二節

此記孔子居鄉之事兩條只就鄉人說杖於鄉者鄉人也行古禮者鄉人也聖人敬老之心於鄉人飲酒亦然聖人無所不用其誠敬於鄉人儺亦然

問人於他邦章 二節

此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前段集註謂如親見之敬也後段楊子兼三善言之謂拜而受是禮不敢嘗是謹疾必告之是直然在聖人只是一箇誠意

廐焚章

集註云貴人賤畜理當如此見得聖人只是箇合理不加毫末不必泥是何廐

君賜食章 四節

此記孔子事君之禮四段每句冠以君字正是君君臣臣理之當然處君賜食便禮當先嘗如對君君賜腥便禮當薦之以榮君之

賜君賜生便禮當畜之以仁君之惠侍食於君便禮當君祭先飯不敢當客禮君視之便禮當加朝服施紳不以疾廢禮君命召便禮當不待乘輿已駕而行此所謂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

朋友夾章二節

此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重兩句朋友字不重殯與車馬祭肉等字蓋施於友者義當施雖殯非厚也義也受於友者義當受雖車馬非厚也義也若義可以無與可以無取則不然至祭肉則拜是言外意

寢不尸章五節

此五段處處要貼容貌之變形容出聖人之心聖人平素雖安舒而不過於肆豈以一寢而失之雖莊敬而不過於拘豈以居家而失之此容貌之在寢與居者然也其平素哀有喪者固無人不然豈以人之親狎而或不生哀平素尊有爵祿不成人者固無地不然而豈以地之燕褻而或不生敬有時在車而凶服者式之亦猶是哀有喪而敬之也式負版者是所以重民數不啻王者拜受之意也此容貌之變隨所見而變者然也有時敬主人之禮是敬其所以盛饌者聖人之心一主人之心有時敬天之怒是敬其所以迅雷風烈者聖人之心一天之心自敬其心即所以敬主人即所以敬天也此容貌之變應乎天人者然也

升車章二節

此記孔子升車之容集註云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此與釋席不正句皆推類說車中三件皆兼失容與惑人言

色斯舉矣章二節

鄉黨一篇皆記聖人之時中至末不復記聖人甚麼但說箇鳥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又言雉之飲啄得時似斷似續訊歎一時字以彙括一篇之意此如樂之卒章也孔子繫易於豫遯姤旅睽蹇諸卦皆贊時義時用之大可見只一箇時字便無物不有無處不然處處恰好可以該聖人之生平舊說合鄉黨一篇為一章最是

四書斷卷之八終

四書斷卷之九

武塘周心屺永瞻甫著

同里顧勤墉既垣氏參訂

論語

子曰先進章二節

野人君子集註皆從今字斷出兩句今反謂之俱是文勝之言這野人不是質勝文則野的野人故曰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為野人這君子不是然後君子的君子故曰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夫子從先進集註又照前文質得宜曰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此不是與奢寧儉之說蓋上論所謂從周者是從周盛時得中之文非周末之文此乃監於二代所當益其不及者

也此處所謂從先進亦是從周盛時文質得中非矯偏之質此乃
監於今時所當損其過者也故一是根二代說一是根今說亦損
益之勢當然此章禮樂該括治身心治天下在內如用之即指吾
現在說禮樂原無先進後進用之為後進即後進用之為先進即
先進順而趨之是風氣逆而反之是脩明

子曰從我於陳章二節

此章只是患難相依由今思昔之意記者以夫子之言因而記其
人亦非如後世重四科之說若論孔子弟子則四科之外未嘗無
賢即四科之中不止十哲故程子曰十哲世俗論也即謂因材之
教於此可見亦不重

子曰回也非助章

此章把兩句連讀上句正是想像下句不是以下句回護上句集
註以默識心通釋說字以無所疑問釋非助可見唯無所不說所
以非助我者也

子曰孝哉閔子章

天下唯孝之一字人子之心無有不同只恐無其實耳既有孝爰
之實則其積中著外者天下無有不底豫之父母無有不烝又之
昆弟亦無有不感孚之人子閔子素以德行稱德者行之本其孝
爰之實根原在此所以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孝者必爰故兼
及若韓詩外傳後世蘆絮等說非夫子稱孝語意

南容三復章

人專為要謹其行故欲謹其言若止是默足以容則於邦有道便說不去故集註於南容兩處俱兼言行互相補足

季康子問弟子章

此章既去不遷怒二句則但是慨歎不幸歟矣不必添入所以好學處

顏淵歿顏路請章 二節

此章見天下事可否皆有一定之義以大夫而徒行是得為而不為貧而厚葬是不得為而為之其非義一而已矣故顏路為子請椁夫子竟言鯉之無椁便見得顏路可以無請且竟言大夫不可

徒行便見得顏淵可以無椁

顏淵歿子曰噫章

聖人不以身之存亡為生歿而以道之絕續為生歿故以顏淵歿斷天之喪予以天之未喪斯文斷桓魋其如予何兩章予字是身任守先待後的意思

顏淵歿子哭之章 三節

當慟而慟不知其然而然此是性情之正孟子所謂哭歿而哀亦盛德之至中禮處

顏淵歿門人章 三節

天地間只有一箇理不容毫髮假借故貧而厚葬便斷斷不可無

臣而為有臣便是欺天即此二事可見事事不宐有窮理不到處故夫子皆為二三子做之此處但教門人無責備顏路的意亦不獨歎視回不得如葬鯉蒙引以葬字兼殯言

季路問事章

此章見窮理不可無序故集註云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曰能事人便有許多職分之所當為為盡倫工夫曰知生便有許多性分之所固有為踐形工夫必先窮得前一件的理方包得後一件此學之序也若非誠敬足以事人把甚麼去事鬼非原始而知所以生把甚麼去知死蓋恐子路平素兼人好勇此問亦有躐等察理不精處故夫子告之如此

閔子侍側章

二節

此兩節不必因上下文照顧先說壞了行行首節是記者之言下節是夫子之言閭閻行行侃侃俱就侍側時形容好氣象所以子樂下節然字亦屬未定之辭不過要他變化氣質原從子樂來閭閻如是德氣深沉亦非一味偏於和者行行如是剛強太露侃侃如是和順不足而剛直稍露圭角集註單釋行行為剛強之貌此為下節伏案

魯人為長府章

三節

凡國家事莫患乎得已而不已夫得已而不已則今日勞民之力傷民之財其害猶小而後此或類其事而為之更或甚其事而為

之將勞民者無已時傷財者無已時則憂方大耳故夫子以閔子之言為發必當理蓋理無大小則言之中者為長府言之即不獨為長府言之也

子曰由之瑟章 二節

此章據集註首節以氣質言次節以學言然丘之門三字便隱然有箇學在內猶云既在丘之門何為仍舊是由之瑟門人之不敬亦以其不能變化氣質故夫子又以子路之學為門人言之入室亦即在升堂之內曰未入於室未字是子路已學而氣質未盡化也曰亦不入於室亦字是善人未學而純任氣質也有別

子貢問師章 三節

此章照集註以道字斷過不及明明云其失中則一則師商之辨已自了然但照兩問兩答前後分疏則前所謂師也過商也不及是以學言非以道言後所謂過猶不及是以道言非以學言故子貢初是問師商則夫子只就師商答之各自開說未嘗較量過與不及于首後云然則師愈與此不是問師愈於商蓋從夫子云過不及接來謂過愈於不及耳則夫子又就過不及答之泛論義理亦不較量師商此亦體貼聖賢語意非拘格套

季氏富於章 二節

此章專為聚斂發論是因季氏變周公之法而用田賦剝民以自富故先記季氏富於周公一句以定附益之案而下節乃是斷語

四書
卷之九
五
蓋夫子凡言魯事每以周公言之如魯祭非禮則曰周公其衰矣
由此推之凡僭魯者即是僭周公凡僭魯而富於魯者即是富於
周公非真指周公之所以富者把箇好比方與季氏相形也按用
田賦一事春秋國語皆載之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
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
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冉子既不能諫止又不能去而徒以才質
所近爲職分應爾不知其非此罪之所以可攻也非吾徒也二句
一氣貫下本意俱是嚴辭以教小子

柴也愚章 四節

此章言四子生質之偏便要他加學力以化其偏處外註楊氏曰

四者性之偏此性字言氣質之性惟性不能離氣質故雖賢者當
其未學各有所偏即既學而隨其學力淺深或德勝氣質力能矯
之或到底未能盡化如柴之愚是察理不精却執一而不知變通
故雖處患難而猶守不徑不竇之說參之魯是察理遲鈍却一件
不肯放過故直做到了悟一貫師之辟是專務了外面而少誠實
故夫子每教以忠信篤敬無倦以忠由之嘖是全不脩外面而少
涵養故夫子欲其文之以禮樂而以野哉責之此學者所當自知
其偏而勉於學也

子曰回也其庶章 一節

此章夫子論回賜正在各舉兩事反覆言之不軒輕而自軒輕斷

不可把庶乎與億中對爲造道之異屢空與貨殖對爲用心之異只是顏子既已進道其於道固不遠矣而又能安貧則其心又不爲屢空所動是下一件卽包足在上一件內也子貢既不受命而貨殖其於道固未純矣而亦能料事多中則其心亦不爲貨殖所累是下一件原跳出在上一件外也其不同處亦脫不得質性學問兩件集註又能亦能四字須玩

子張問善人章

不踐迹二句畫斷不得合質美而未學五字方是箇善人之道此道字是問善人之地位非問做善人之方法故集註曰自不爲惡則說他原來本質不待禁止此善人之所以爲善人曰亦不能入入室便是補意

子曰論篤是與章

此章主以言觀人說一樣言論篤實却有兩等人品中篤實外自然篤實方是君子外篤實中未必篤實便是色莊故雲峰胡氏謂君子者有德必有言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色字凡致飾於外者皆是言色莊之人亦能言論篤實不是以論篤爲色莊

子路問聞斯行章

夫子教人大槩主因材而施但據此章後段申明之意則是拏定

一箇義理之中因其資稟進之退之不然不及者進他在何處過者退他在何處由求問聞斯行諸則其資稟便在行上分別雖其所行俱就當爲者說然聞義固當勇爲自子路言之恐其過於勇而反傷於義自冉有言之恐其見義而爲之不勇故集註云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此與問師商執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同意但彼乃本文未有此意而取尹說補之故置圈外此則本文意也故置圈內此亦內註外註之一辨

子畏於匡顏淵後章

此章當與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及天之將喪斯文等章參看見得

夫子與顏淵看生死不是兩人事同是一箇天意故夫子曰吾以女爲死矣其疑卽在畏字內猶云天將喪予便疑回之死也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亦看得子之在不在卽是回之死不死蓋兩人總以一身斷之生死總以一理斷之不但是師弟恩義之說

季子然問章 六節

此章前四節是答大臣另答仲由冉求後兩節因季子然以二子爲從之故以亦不從者陰折弑逆之心此亦字從以道事君二句推出故朱子釋以道事君曰不從君之欲釋不可則止曰必行已之志此先伏不從二字與下文亦不從照應但以道事君是不從君之欲則言大臣平素以道格君心處亦不從是不從弑逆之所

為則言二子臨大節不可奪處大臣以人品言非以位言

子路使子羔章 四節

語云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使子羔為費宰此即未學操刀而使之割鮮不傷其手之說是不獨夫子知其使之之非即子路既聞夫子之言亦自知其非矣故夫子未嘗說出未學而子路遂謂為學不在讀書此初非使子羔本意正是自欺的話耳故夫子不復責其前說而但曰是故惡夫佞者蓋以人之舉事不必其事事無失最惡夫所行偶非而必欲自遂即人之本心不能必其事事不昧最惡夫既悟其非而猶欲自文蓋外面強辨飾非裏頭便有箇自欺病根不能剗去故夫子每為子路責之

子路曾皙章 十一節

此章照舊作二段看前三節作一段中四節作一段三子者出至末作一段通篇是記體不獨記聖賢問答并記其言動氣象以見現在各有本領發露處不待後日設施見之毋吾以則何以兩箇以字相應猶云我自做我的事你自做你的事一般總要他各自盡言居則曰不吾知也一句最重正是平素自信不誣非扼腕之辭中四節俱主酬知說自子路言之則有子路的氣象事必處其至難為必期其兼盡既使有勇而又加箇知方則其所以教民者便不止是講武若不得民心何以知親上歿長之方但記者先記子路率爾而對後記夫子哂之便伏後面為國以禮其言不讓的

意可見聖賢事業只在本身氣度上具足矣自求言之則有求的氣象國則遞降於至小為又不期於過量唯務足民而未遑禮樂則求之富民猶未及教之曰以俟君子此君子亦指身備禮樂者說與後面為國以禮意同自赤言之則有赤的氣象宗廟是諸侯宗廟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下文曰非諸侯而何集註亦云諸侯時見曰會眾頰曰同其曰願學曰小相此即雍容禮樂之氣度也自點言之則有點的氣象撰字猶云杜撰出來點見得天下只一箇目前道理無少欠闕故以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為自家杜撰出來

按記者於點爾何如一節寫其氣象獨詳朱子集註亦作三段解釋一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此一段於其動靜從容取之一曰而其言志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此一段於其言志取之一曰而其言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此一段又形容曾點言外之意與聖人之志相契處也此是朱子從夫子吾與點也一句推究出來須知吾與點也吾字是夫子觸着了自家之志覺得吾所以酬知者其道理亦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此時對時育物之意老安少懷即在眼前故喟然歎之非謂點優於三子若貶三子便與兩句亦各言其志不合凡人見得理明必須一一踐履過

則事與理乃有依據在點不過見到大意如此未遂做到此必至孔子之安仁方是真地位也

三子出後下文便俱是曾點對鍼說法點問何哂由亦從撰字來不知六子所以哂由者亦在本身上不失其當然之理即是為國之實若其言不讓便有節文未合處或不節而過或不文而不及皆失之點知夫子之哂由在不讓遂疑求赤之退讓為非邦此皆是志大而畧於事故見得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天下當然之理只論做得來做不來非以其不讓而遂有餘亦非以其讓而遂不足若看三子不是為邦此亦虛而不實的病故金仁山曰與點所以進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新安陳氏亦曰學者必有曾

點所見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所行之實以達其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此皆正學衛道之言後世乃有援曾點之學謂心不可泊一事而詆朱子之學為杜撰者亦本此處撰字說

顏淵問仁章 一節

此章不必因顏子質性剛明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把克已復禮及天下歸仁看得淡了聖門之學只是言心必言身言理必言事總不外遏人欲存天理平常道理顏淵問仁夫子豈不知顏子之心其不違仁者已常在內矣然為仁工夫必能制其外乃可以養其內竝無偏說存於中而不說制於外專務存心之說故朱子集註曰已謂身之私欲也禮天理之節文也歸猶與也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歸仁此身字卽是視聽言動身之私欲卽是視聽言動之非禮必克盡其所本無方復其所本有禮字亦不可竟做理字解故朱子每釋禮字於理上加節文兩字便有燦然渾然之別故禮與仁原未是一物蓋由本體順推出來則必先有箇全德自然事事莫非天理故集註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此本體之說也由工夫逆推上去又必先事事皆合理而後復全本心之德故集註曰事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此工夫之說也天下歸仁只是天下皆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若說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天下皆歸我仁之中便落游

定夫之說把歸仁看做與釋氏存想一般則仁無安泊處矣玩集註兩箇又言俱根一日克復來蓋此時克復卽此時歸仁故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然察其幾惟已之明致其決惟已之健克者我不使之復行復者我不使之復去故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效在天下而機要則在一已故顏子遂請其目只看一箇目字顏子便要實落從克已處尋箇下手工夫不向冥悟尋求而夫子亦只就視聽言動指出箇事事皆仁來以見人不能無已卽不能無視聽言動卽不能無視聽言動之非禮故必須渾身無一事非禮無一刻非禮方始是仁非可空虛頓悟也大全小註分疏四句以勿視勿聽爲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以勿言勿動爲謹其內出而接

於外然內外交養之功四句皆有之夫子無分配的意

仲弓問仁章

此章據雲峰胡氏二語便包括全理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物是推廣此心出去直到這內外無怨方是做得透澈無欠缺緊緊接來只是不容間斷便了無怨與天下歸仁俱以效言但不能如顏子之甚速而至大故顏子不待使以自考而此處尚要把他來自考故集註增使以自考也凡言效皆是體驗內事如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恭則不侮五句皆是

按朱子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以主敬行恕爲坤道蓋謂顏子資質剛明其於仁從剛健果決做去有不善卽知之知之便一刀兩段去非存是陳潛室所謂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道是也仲弓資質靜重其於仁則從斂藏謹嚴做去內外夾持無少間隙私意直是著他不得陳潛室所謂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道是也若夫原憲所謂克伐怨欲不行比顏子之克己不同譬如一株草原憲只是剗去草其根尚畱顏子是連根拔去此源與流早與遲之分也比仲弓之敬恕亦不同仲弓是平素持守謹嚴漸漸消磨不容他起原憲是旣起後禁制他不行不能必其不潛伏此又常與暫生與熟之分也可見只一爲仁之道因人言之旣各有資稟不同卽就一人言之亦有學力所至時候不同故雖不出一條路上而細分之其工夫淺深詳畧種

種有別

司馬牛問仁章

三節

仁以心存為本玩集註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則夫子所謂其言也訥是連上仁者說故看得重司馬牛所謂其言也訥是脫却仁者說故看得輕註云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兩箇故字亦非多一層級只是凡要做一事必先從心上經過必心無私見得這事當於理然後敢說出來故自然不敢輕發聖人看為之言之俱在心上所以言行合一仁亦澈內澈外

司馬牛問君子章

二節

此章君子二字與前章仁者一字一樣看不憂不懼是就君子成德後現成說非以不憂不懼遂為君子集註所謂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者已在君子二字內包足但恐人把不憂不懼看做是勉強排遣故換箇何字申明首句

司馬牛憂章

三節

此章司馬牛以兄弟作亂謂有兄弟而無兄弟子夏引天命之說而進以君子自脩之道謂無兄弟而有兄弟一是憂患之言一是寬其憂患之言非真恃四海皆兄弟而不患無兄弟也蓋人處憂患到無可奈何唯有安於天命而脩其在己處常言慮如是處變亦應如是幸而能以恭敬化其兄弟固應如是即不幸而不能化

四書新

卷之九 論語

之亦應如是若說到盡如舜之烝烝又不格姦不患乎無兄弟便
像了孟子說處橫逆必如舜而後已不似子夏之言矣集註云既
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已者又當二字此爲徒聽天而不脩人事者
言之敬以持已而不間斷恭以接人而有節文皆謹守意

子張問明章

此章明字當照集註心之明而不蔽說明是心之本體當從源頭
處磨勘使裏面無受蔽的根則一切變詐自無由入看集註語語
融貫毀人者其來不驟不驟則不暇覺愬冤者其來急迫急迫則
不暇詳不暇覺則信之淡不暇詳則發之暴信字發字卽白文行
字而所以信之發之皆由不覺其入不及致詳來則行之根由於
不明也若預先能覺能詳便自然不行焉玩已矣二字猶云明至
此是亦足矣只爲子張每驚遠故又疊一段以示無可過求此遠
字不以時與地言只是本體之明無一分遮蔽便無遠不到非有
所加也

子貢問政章 三節

此章論政是王霸之辨不是辨貧弱富強兵食信旣云三者則信
雖亦在兵食之中而兵食不足以盡民信之事蓋有兵食不足而
民疑之亦有兵食足而民疑之者故不務足食足兵者貧弱之政
也專務足食足兵者富強之政也足食足兵而又民信之者方是
帝王之政蓋國家根本之圖全在預養於平日惟平日經畫周詳

事事以民心爲本不爲苟安之術故雖當必不得已之日君終不爲時變而欺民民亦不爲畏死而易節民之始終不失信者皆上有以致之也故集註於前民信之矣補出教化行而民信於我於後民無信不立又補出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此與孟子集註釋與民守之二句云非有以浚得其心者不能也同一補法

棘子成曰章 二節

此章本文意只是一箇要去文一箇惜去文若說子貢亦失之無本末輕重之差乃是補意棘子成因末流文勝憤而欲去之推其意特欲崇本抑末猶所謂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而已只是矯偏之論言之過激恐開了放浪形骸棄禮滅法一派是但知文勝之弊而不知去文之弊也故子貢既惜其失言則文猶質二句俱重文不可去方與上下文承接蓋文質不但少不得一件并分不得兩件無文何由見質無質何由成文若持身持世一概去文亦何從而辨其孰當損孰當益將使本末輕重之差無由取中矣故虎豹犬羊之喻集註以君子小人無辨概之

哀公問於有若章 四節

集註謂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欲公節用以厚民也蓋不節用不能行徹故百姓足是從節用來百姓不足是從侈用來公意在目前有若意在長久意在目前者唯末是圖意在長久者反

本之論此與季氏用田賦訪諸孔子孔子對以周公之典同意蓋稅畝田賦皆變法而加賦非所以安民也

子張問崇德章 三節

此章德字徹內徹外存無不誠動必合理包得廣集註本立日新貼崇字若不主忠信從何處築起不徒義何以繼長增高蒙引謂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的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說得明切次節集註指出兩箇惑字尤重後一箇既不辨人之生歿非我愛惡所得主且一箇人倏忽欲其生欲其歿連我的心亦被愛惡做主自家亦辨不出豈非裏頭有箇大惑根源細玩德與惑對舉之意則所謂崇德卽是存養本來的心所謂辨惑卽是省察有所的心都是心上誠實工夫

齊景公問政章 三節

此章朱子以人道之大經爲政事之根本以見人道卽是政事前後集註俱直引齊事斷之此照景公始末及下文自危之言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業已見端莫謂夫子不兼對病發藥的意只是聖人口中說得渾融耳唯景公失政故陳氏得以厚施竊國唯景公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庶子得以恃愛奪嫡此集註并有責重君父意凡朱註置圈內者便是白文本旨非拘泥

子曰片言折獄章 一節

此章集註忠信明決四字缺一不可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不
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故蔡氏曰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
能欺無宿諾註中云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則又重在平昔忠信一邊蓋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
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則使人不能欺又不如其使人不忍
欺也

子曰聽訟章

此章又從忠信明決更上一層與上章折獄相足以別於大學所
引

子張問政章

此章居行二字集註雖分存諸心發於事然云以忠謂表裏如一
則二句俱主誠心說故新安陳氏云不息之謂誠以釋無倦不欺
之謂誠以釋以忠可見心一於始終方是無倦心一於表裏方是
以忠則皆以誠心爲政也此亦爲子張對病發藥

子曰君子成人章

此章集註云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
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只看故其二字可見君子小人先有箇
在己的本領不能矯易故用心自然如此誘掖是迎之於未成之
前獎勵是作之於將成之際此其必欲人人有美無惡是何等心
腸若反是又何等心腸故曰用心不同

季康子問政章

此章但就政上說正不正不可把正已正人看濶了魯政之不正全在綱紀名分政者正也是釋政之義便有以已之正正人之不正在內故緊接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猶所謂道之以政民不敢爲惡而已此只答政字

季康子患盜章

此章言明盜有本魯之多盜三家之貪欲教之也苟能拔去致盜之根則民自拔去爲盜之根雖賞不竊倒是免而有恥的話此是答不必患盜

季康子問政章

此章以子爲政焉用殺六箇字爲斷定子欲善而民善句是上六字註脚君子之德二句又是子欲善而民善註脚康子但欲殺無道以使民知趨避是全從民身上打算箇因此及彼不知既有殺之之權是子爲政矣則用殺何如欲善乎此欲字不是空空一欲便可使民皆善須遵南軒張氏說云欲善之心誠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可見有其心而不誠篤卽有誠篤之心而不發見於政教之間亦有未盡及民者矣君子小人以位言之風字是喻勢足相臨卽子爲政意

子張問士章 六節

此章見士之爲士有務實務名脩德不脩德之辨子張本是問士

却開口說箇達字便向外尋求箇能達處故夫子先以何哉爾所謂達者使他自家認取而子張果以邦家必聞爲達則是聞非達只就子張言下已判然兩塗後二節前邦家必達兩句是答子張問達的意後邦家必聞兩句并申明是聞非達的意質直而好義三句因集註云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兩箇而字遂有將此三句分貼體用人已各以而字承接者然書旨還是以質直而好義一句爲內外交脩完全工夫與主忠信徒義一般下二句又增箇考驗之功以見到底是自脩工夫不是涉世的話故集註云皆自脩於內而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色取仁色字凡外面裝點皆是矯飾爲

仁及行事又不合宜此五字已是自欺欺人俱在內了却又增箇居之不疑者蓋凡求名之人必連已也欺瞞得過方可欺人因彼原不求慊於心何疑之有故集註云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樊遲從遊章 三節

此章德字慝字惑字皆從心此心學也於從遊問及便見得學者時時事事重心上工夫所以善之德是箇本來一箇善心崇則存養其所固有蓋人之德一云所得乎天一云行道而有得於心然當其得之總是一德假使不爲其事而無所得豈可恃本體卽爲工夫假使不專其事而遠求其得豈可恃工夫遂當本體故必須

先事後得勿忘勿助以充滿其本然之量是之謂崇慝是箇潛滋
竄處一箇不善的心脩則克去其本無蓋惡之在心者譬諸內寇
一般攻之不暇何暇移師他指故無攻人句不是怨人話頭只是
自省要緊感是誤認了一箇有所的心連本來的心自家亦不能
識認故又從兩箇心辨其這箇是那箇不是卽如人之心孰肯忘
其身以及其親何以爲一朝之忿竟忘之及之由此推之凡惑類
然不獨一忿

樊遲問仁章 六節

此章首節本以仁知平說惟其體各足故其用自然如此第二節
遲之未達是把兩件參看便疑知有所擇有妨於愛欲其周第三
節夫子爲之推其義於舉錯以見舉直錯枉便有能使者在內明
明知人卽所以愛人故集註曰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但
章內自首節以下未嘗露仁字若露仁字則後面樊遲不消復問
子夏子夏亦不消贊歎而引斷之矣蓋因樊遲其始方疑知之妨
仁則聞夫子舉直二句豈遂悟知以成仁竟把夫子之言亦都看
做是言知故第四節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云云第五節子
夏所謂富哉言乎是歎不止於言知而遂引舜湯之事曰舉臯舉
尹以証舉直錯枉曰不仁者遠以証能使枉者直此時子夏但就
遲所謂問知斷之亦不知夫子能使之言是兼問仁而發卽不仁
二字亦偶然暗合到底知以成仁之意引而不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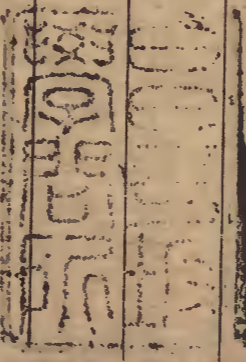
子貢問友章

忠告是心既盡忠善道是言又盡善玩而字則所以善道者正為有許多盡忠處惟恐以過激見忤故多方冀其聽從耳必如是而猶不從斯義當止矣徒自辱無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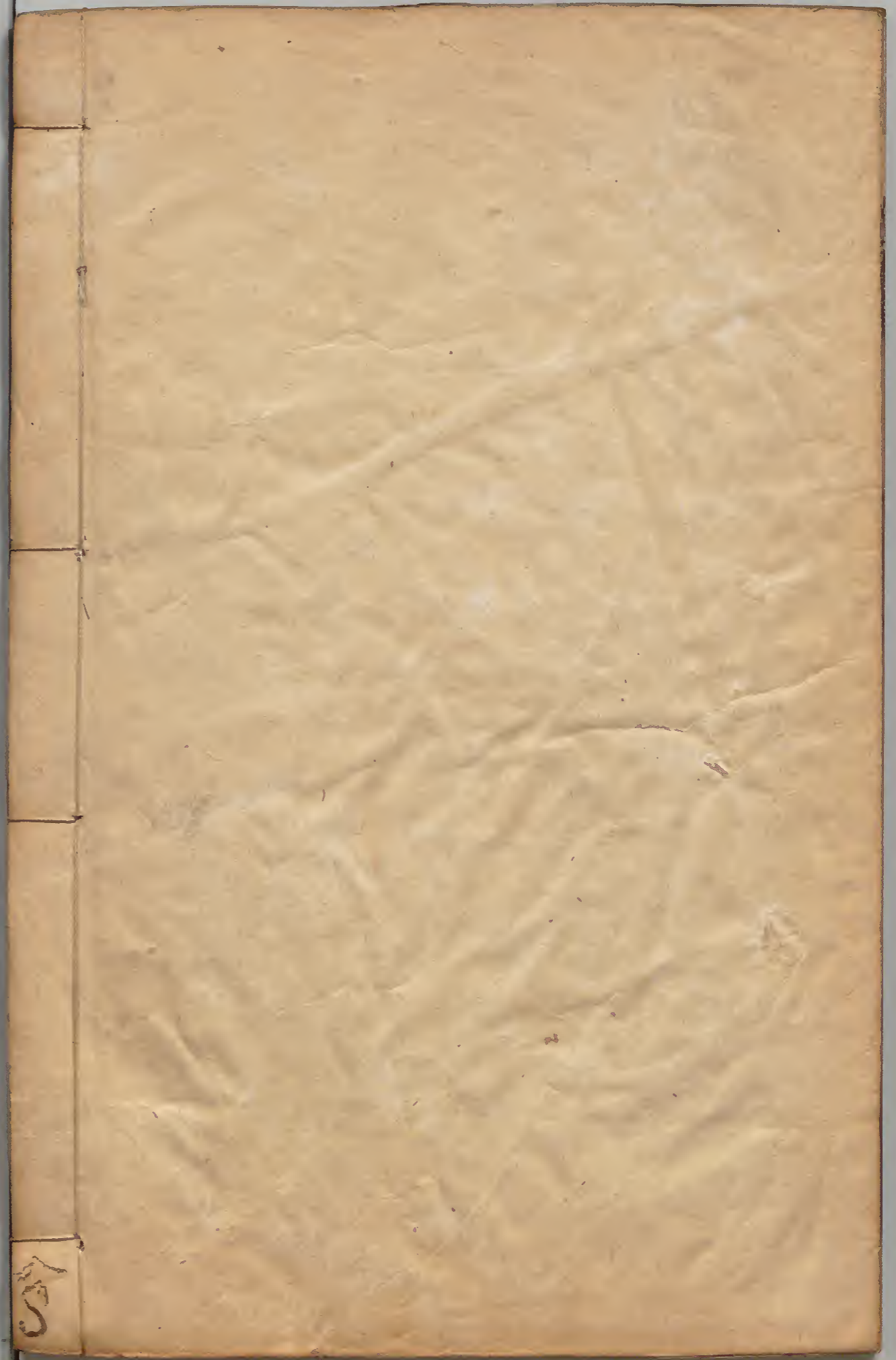
曾子曰君子以文章

集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大全覺軒蔡氏亦以致知之方力行之事分貼二句然看會友以及相承串下則講學正為要取善會友正為要輔仁故君子重友也合兩章一是友之資於我一是我之資於友皆兼二意皆重下半截蓋善全交者不徒恃其心之既盡而不善其辭說善取益者不徒恃為講

學明道而不切於身心



四書斷卷之九終



51